

元日祝賀及閱兵之秩序

【南京二十五日一時五十分本報專電】元日舉行閱兵典禮，蔣總司令將親自檢閱，秩序定爲，一飛機遊行，二鳴禮炮，三肅立，四奏樂，五唱黨歌，六向黨國旗及總理像行三鞠躬禮，七主席恭誦總理遺囑，八舉行慶祝，全體向一鞠躬，九閱兵，十演說，十一歡呼口號如下，（一）奉行總理遺教，（二）實行三民主義，（三）確保和平統一，（四）厲行訓政建設，（五）整頓全國政治，（六）努力開發邊疆，（七）鏟除萬惡，（八）肅清封建餘孽，（九）廢除不平等條約，（十）國民政府萬歲，（十一）國民黨萬歲，（十二）中華民國萬歲，十三攝影。

湘省剿匪軍向贛境推進

【南京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四十分本報專電】漢口二十四日電，（一）郭汝棟奉蔣總司令令，定有（二十五）返防，督部追剿由黃陂口竄沙河渡餘匪，并監視韓傑部未受蕭之楚改編前之行動，（二）李萬村率兵王雲龍龍軍第四師長，定有（二十五）回鄉，着手改編所部，（三）吳稚暉致（金鈺鈞）都郵署中四十九號，謀（二十三）由鄭抵漢一團，將陸榮廷赴救縣參觀，下午一時又偕赴省府演講，上午十時赴武漢大學演講後，偕王世杰黃建中赴教廳參觀，下午一時又偕赴省府演講注意符號，聽講者有徐源泉，夏斗寅，饒大鈞，殷祖福，及各學校各機關職員數百人，（注）蔣鼎文敬（二十四）由京抵漢，即赴行轅謁蔣請示，稍事休息，即返洛陽。

稅及特種消費稅歸中

各省政費不足時中央補助

【南京二十五日下午十時五十分本報專電】財政部以我羣期間，關於整理全國財政辦法，亟須劃一，特擬具整理大綱，內容：（一）鹽稅及其附加稅爲中央收入大宗，各省遵令劃歸中央後，不得巧立名目另征，或再任意截留，（二）特種消費稅，爲中央收入大宗之一，須由中央設局征收，以資統一，各省不得任意把持或另設類似機關，（三）各省政費，開辦營業稅，仍復不敷時，可陳述理由，造報預算，由中央充分補充，俾事權得以統一，不妨查整理財政整個計畫。

行各省，將收支實況情形，

會計制度，定於（二十八日）日開會討論，於元旦公佈施行。

【南京二十五月下午十五分本報專電】財政部會計委員會，擬訂新式三種統稅抵補裁厘。【南京二十四日下午十一時三十分本報專電】敬（二十四日）日中政會，胡漢民主席，討論（一）各組特務秘書名單，通過如下，政治組呂茲壽，財政錢壽鏞，經濟李仲公連聲海，軍事陳紹寬葛敬恩，法律

●南京二十五日下午九時本報專電●國府有(二十五日

省政府委員參議院中央黨部四川
軍長盧師誥，性行忠貞，禦兵
議宏遠，滿清之季，獻身革黨
命，追隨總理，十有餘年
國事艱險，備嘗艱險，陳
述炯明，厥功勳殊，其
復蜀之變，糾合旅生，規
平志事，洵屬盡忠主義，終
始不渝，迨以積勞成疾，病
逝，逾逾清逝，痛悼殊深，盧
師誥著卹贈陸軍上將，由行
院轉飭軍政部從優優卹，並
令財政部撥給治喪費五千
元，派上海市長張振奎奉府
示楊虎，前往料理喪事，用
示國家篤念忠烈之至意，此

昨午解津

「天津今晨一時卅分本報電話」交代未清之前，津海關副稅務司顧子儀，已由大連回警署引渡，於昨午乘濟通九解津，即送押津公安局候訊。

● ● ● ● ● ● ● ●

昨招待記者

● ● ● ● ● ● ● ●

南京二十五日下午六時

昨招待記者

【南京二十五日下午六時二十分本報專電】有（二十五日）中宣部招待新聞記者，主席劉部長，報告中央自四中全會以後，努力剿匪工作以安定國基云。

韓復榘允放還扣車

【南京二十五日下午九時本報專電】鐵部近以軍事底定，各路聯運，亟宜恢復，現以平漢間特別快車，已照常開駛，所有平漢路，與國有各路間旅客行李及包裹聯運，定于元日起一律恢復，已

南京二十四日下午
請轉商韓復榘，略

部，略謂敝部在津浦路留用車輛，全數交還一節，敬悉，當然照辦，鐵部派（二十三）（電）關海管理局，該路西段工程業令依限完竣，仰即遵照前令，及刪（十五日）電，每月撥足協款十萬元勿誤。

送奉令飭放還，並各軍所扣車輛，除

計車二百五十輛，萬順號部扣機車八十，陳開元部扣機車二，客貨車十八，石友三部扣機車二三，客貨車三，截至本月巧(十八日)止，津浦陳開元部扣有機車三十四，客貨車一百一十五，馬鴻逵部扣機車二，客貨車二十四，韓復榘部扣機車十三，客貨車一百八十，孫部扣機車四，復貞部扣機車十三，客貨車四十一，截至本月日止，關海路十七路軍扣客貨車二十二，十六路扣客貨

古應芬抵滬後談片

上海二十五日下午十一時
四十六分本報專電：古應
芬有(二十五日)
晨九時，由港到滬
，午訪熊式輝慰問
，古談，張桂餉缺
械竭，不和必潰
李宗仁，白崇禧，
張發奎，能覺悟爲
佳，否則以武力解

滬銀錢兩業

改送現爲匯撥
上海二十五日下午十一時
四十六分本報專電 滬銀錢
兩業，以華洋銀行間收解銀
洋，向用現款，途中危險，
微得洋商銀行及錢業三公

各軍，務將所扣車輛，一律交還各路，以重公通。

昨日中央常會議決
陳布雷爲中央宣傳副部長
派田崑山等整理川省黨務

，王伯羣，余井塘，克興額，主席朱培德，議
錄如左，（一）推陳委員布雷爲中

部副部長，(三)總理陳國建獎費，各省分担保，交國泰政府，(三)派田里山，張文蔚，楊集源，整理委員田里山，另有任用，遺缺派羅愛林補充，(五)安徽省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李烈中，辭職照准，又梁熙仁(六)指定李鴻鵬為青島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組織，方治為宣傳部長，秦亦啟為訓練部長，(七)漢口

徵集科主任一職，以該科總幹事左恭繼任，（十）爲中央宣傳部編撰科主任，（十一）任劉監訓

史料輯錄，周仲良，劉紹學，(十二) 中央政治學校，為
任余井塘辭職，照准，以羅家倫充任，又教育長丁惟汾
假期中，准以羅家倫代理，(十三) 通過中央黨史史
史委員會組織大綱，及經費標準書修正案，(十四) 各
縣縣市黨部設立貧民學校辦法大綱，及經費籌撥與預
算，(十五) 推仰委員元冲，出席下星期一中央紀念

託以權操中央主管之權
爲藉詞推諉之計。

嚴防改組派盜竊共

產理論的反宣傳

鹽業銀行廣告(股本)壹千萬元實收七百五十萬元(公積)海內通匯天津上海漢口青島濟南大連哈爾濱等處均有分行

北平東三省官銀號分號免費匯兌廣告天津分行在法租界三十四號路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北平支店謹啓前門外觀音寺西口路北電話南局一〇一十一號

西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號開標(第一特獎)三三三三三(第二特獎)六六六六六(第三特獎)九九九九九

北同濟堂參茸阿贈品言凡在本堂購買參茸者均可獲贈贈品

中國墾業銀行資本收足二百五十萬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押匯業務

平漢鐵路管理局車務處廣告凡在本局乘車者請注意

劉步青藥師編實用調劑及處方洋裝厚冊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抽籤有期 華昌號綢緞店 西局北大街路東

淋病一盒藥 治淋病特效藥 凡患淋病者服此藥一盒即愈

賜茂林(滋補聖藥) 專治血虧氣虛 精神不振 體弱多病

世界書局發行 民刑批判 指導全書 內容豐富 切合法界實用

大東書局發行 新式賀年片 泥金賀片 金銀賀片 五彩賀片

康安樂喜例伶活美觀 片藥已自孩嬰了服因只 觀美是誰呢?他是安徽歙縣汪君之令郎汪君現

粉牙牌象



花旗公司製
此粉係用名貴藥材精製而成，不傷牙齒，且能潔齒，誠為家庭必備之良藥。

北平天津路
隆昌大藥房
電話：二一八六



國影電

日八十二至五十二
停不雨風

小艷武著國全
說情俠名最中
丹牡綠
宏碧

梅玉陳如玉金
（作名俠武演合）

市影電

日八十二至五十二
停不雨風

小艷武著國全
說情俠名最中
丹牡綠
宏碧

梅玉陳如玉金
（作名俠武演合）

中場影電

日八十二至五十二
停不雨風

小艷武著國全
說情俠名最中
丹牡綠
宏碧

梅玉陳如玉金
（作名俠武演合）

院樂華戲

日八十二至五十二
停不雨風

小艷武著國全
說情俠名最中
丹牡綠
宏碧

梅玉陳如玉金
（作名俠武演合）

樓觀大影電

日八十二至五十二
停不雨風

小艷武著國全
說情俠名最中
丹牡綠
宏碧

梅玉陳如玉金
（作名俠武演合）

院戲明開

日八十二至五十二
停不雨風

小艷武著國全
說情俠名最中
丹牡綠
宏碧

梅玉陳如玉金
（作名俠武演合）

北平和平門內順城街七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六
聯合事務所

北平和平門內順城街七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六
聯合事務所

北平和平門內順城街七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六
聯合事務所

北平和平門內順城街七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六
聯合事務所

北平和平門內順城街七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六
聯合事務所

北平和平門內順城街七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六
聯合事務所

北平和平門內順城街七十三號
電話：二一八六
聯合事務所

高中教本

近世法學通論
定價：八角

日本三浦信三著 郭公謹譯

本書為法學通論之精要，內容豐富，且取材太無系統，本書則為法學通論之精要，內容豐富，且取材太無系統，本書則為法學通論之精要，內容豐富，且取材太無系統。

變色虎談

說到虎疫人自危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其
實虎疫並非無可避免之疾病只須服清
導丸使腸胃清潔淨毒不生斯可矣夫腸胃
潔淨實康健之源故清導丸之功一潤腸導
滯和胃平肝一亦為防傷寒瀉痢瘧疾頭痛
暈舌胎口苦肝旺神疲瘡口臭之良藥

熱病善後之計劃

熱病之中人也猶之暴徒入寇患者血液之精華為之劫掠殆
盡故熱病之後每每多不易復原而但覺神昏胃弱肌瘦肢疲多
怒易疲氣衰色萎此危候也若不早療將成血虧之極症或竟
發生癆瘵之危機療之之道端在充補其血液使全體機能均
得新鮮稠紅之血為之滋養而後可此種血液之造成韋廉士
紅色補丸獨擅奇功久已名聞寰海凡因熱病虛弱者其亦加
之意乎

前任江西廣豐縣公安局局長
榮君祖榮來書云「去秋鄙
人患瘧甚久愈後身體大虛
飲食無味頭目暈眩氣促血
虧百藥無效幸承友勸試服
韋廉士紅色補丸不數日胃
納增進神氣清爽服未幾諸
貴補丸之賜得乎」韋廉士
之名藥莫能與之匹敵無論
男女老少凡患血虧腦弱消
化不良老先衰諸虛百損痛
風瘧疾脚氣瘡瘍以及婦科
各科均可服用而收奇效焉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藥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神州國光社為優待讀者年假

內讀書起見特別廉價七天

（本版書七五折外版書八折）

除本版書外並代售其他三十餘家書籍其有價
值之書都已備齊並有最美麗最便宜

賀年片 日曆

地址：西單南大街對面
電話：電話南局五五六五號

民國十六年，有事
於此工藝，爲婦女大
本所教師，月薪
且擴充第二傳習

外，全國只寧波，台州有，有此項手工業。

[illegible]

主筆易人，而報之主張

端輔，李逸羣，孫承

黨務

總整理
所平求第余現界欲中余至等實一所在上達國政

雲南起義紀念大會

詳述雲南起義前因後果

闡明中華民國一頁痛史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王保身
開會致詞

壽福君致



大前門香烟

新年吸之
多福多壽

革命理論

第七十四百三第
年九十國民華中
日六十二月二十
(五期星)

目
漂泊的人們
斗方夜譚(七、八)
塞蕭然譯
廣名

漂泊的人們

塞蕭然譯

羅尼亞 Michael Sadoveanu 著
一所房子孤零零地立在花園當中，和市場的大房子分離開的。這是一所老房子，牠的走廊高而且寬，還有白漆的柱頭。尖尖的屋脊蓋着綠色的青苔。走廊的前面，朝南，站着兩株美麗的菩提樹，投射出他們的陰影。
八月裏的一天，房主人傳納德爾·沙維基和安娜，他的太太，正坐在走廊裏。兩位都老了，被跋涉的風浪和生活的辛苦損壞了容光。老人一頭長的白髮和一頭長的白髮，中間都脫落了，頂上顯出光滑；他吸着一支很長的煙袋，他的藍眼睜睜地向着落日伸張的平原。老太太，安娜，從一個籃子裏選了一束花。他很高而且很沉靜，她很瘦，舉止文雅。四十年前他們離開了他們的故鄉，到了波蘭，移居到我們的國家裏來。他們養了一個兒子，還有一個三十歲的兒子，是一個未結婚的男子，一個良好的工匠。他們在這老屋裏住了三十年了，忙碌於做市場的園藝；三十年來他們都在這裏度着一種極

華北日報副刊

一

華北日報副刊

二

「羅尼亞先生！一種柔和的聲音喊道，瑪達林娜的美麗的頭在窗戶那裏出現了。
羅尼亞丟下了包裹，投身在他父親的臂膀裏。
「是的，老太太，真是羅尼亞呢！傳納德爾·沙維基眼睛含着淚，喃喃着。他擁抱着他的兒子，把他緊緊地貼着他的心。『是的，老太太，真是羅尼亞呢！』這就是他找到所有要說的話。
「母親，」年青人喊道，「我有十年沒有見你的面了。」
老母親靜靜地喊着，她的兒子拉她貼住他的胸膛，老人來回地繞着，淚落在額上喃喃道：
「是呀，是呀，真是我們的羅尼亞呢。」
當羅尼亞沙維基伸直了他的身軀，轉瞬的時候，他看見帶着藍睛的一副白臉在門的過道裏。他貫穿了驚異地站着；女孩子瞧着他，含羞地微笑。
「哈！哈！」老沙維基笑了，「現在怎麼樣呢？你們彼此不認識嗎？啊！大家接個吻罷，她還是小孩的時候，你就知道瑪達林娜的。」
年青人在靜寂中彼此走近了，女孩垂着眼睛把她的頰獻給他，羅尼亞吻了她一下。
「我從前不認識她，」羅尼亞說，「她長得這麼大了。」
他的母親柔和地笑了，「你，羅尼亞，你也長得更大了——而且漂亮呢。」
「天然我們的羅尼亞是漂亮啊，」老人道，「我們自個兒的羅尼亞，老太太。」
母親又一度吻他的兒子。羅尼亞坐在他自己走廊裏的一張椅子上，老人位置他自己在他的右邊，母親坐在左邊；他們守着他們，眼睛

很高興地望在他身上。
「我的乖！我的乖！」他對老婦人說，「好久我沒有看見他了。」
最後，他們靜默了，你瞧我，我瞧你，微笑着。菩提樹的輕柔的簌簌聲打破了八月天的狂熱和寂靜。
「你從什麼地方來呀？羅尼亞？」老人忽然問道。
「從華格來，」他的兒子說，舉起他的頭。
老人張大了他的眼睛，然後他轉向安娜。
「你聽見了嗎，老太太，從華格來？」
老太太點點頭，驚異道：
「從華格來呀！」
「是的，」羅尼亞說，「我游歷過了波蘭全國，充滿了苦辛，我還在世界各地我們流亡的弟兄們家裏逗留過呢。」
深深的，不幸在他的強有力的聲音中響亮着。老人們微笑着看着他，很溫柔地，但是有一點不解。所有的為他們的國家的真切的感情，在他們心中很久以前就消滅了。他們坐着很快地進羅尼亞的眼裏，看着他的美麗的，光潤的面孔，看着他的好看的眼睛，頭髮。

年青人開始說話。漸漸地他的聲音高起來，有力地響着，充滿了悲苦與苦辛。他什麼地方沒有到過呢！他各地都到過，在各處他遇見轉徙流離的波蘭人，在生疏的人羣中枯槁，這死在離去祖國的他鄉。每一個地方都是同樣的熱望，每個地方都是同樣的哀愁。暴君統治了舊日的家庭，被虐待者的呼號撕裂了空氣，愛國志士橫遭鎮壓地臥着，充軍到西伯利亞，人們從他們的故居逃亡，陌生的人像洪水似的掃蕩了他們的故鄉。

「羅尼亞，羅尼亞！」老婦人哭着說道，「你曉得多麼美麗啊。」
「我們的羅尼亞真美麗呢，」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悲慘地說，「真美麗啊，但是他給我們帶了悲慘的消息來了。」
在這老人的靈魂裏舊日的熱望和悲苦的消息又開始移動起來了。在門樓上瑪達林娜驚惶地站着，戰戰兢兢，當她望着羅尼亞的時候，忽然兩個老人從門走進來。一個有厚的斑白的頭髮，那一個是一部裏面閃耀着銀絲的長髮。
「哦，」老沙維基喊道，「巴其維基來了，魯斯柯斯也來了。」
他們的羅尼亞來了！他在這兒呢！
「我們知道，」魯斯柯斯尊敬地說道，我們曉得他來了。」
「是的，是的，我們曉得他來了。」巴其維基喃喃道。
兩位都走近來，很親熱地握住羅尼亞的手。
「你好啊，歡迎你！現在在鎮上所有的波蘭人都聚在一起。」魯斯柯斯說道。
「什麼？」羅尼亞問，「就剩下這幾個個人了嗎？」
「別的人都故去了。」老沙維基悲哀地說。
「是的，他們都故去了，」巴其維基喃喃道，用手指撫弄他的面頰。
他們大家沉默了一個時間。
「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說道，「去拿瓶酒來，還拿點什麼吃的東西來罷，或者羅尼亞是餓了。但是在那兒呀？安娜在那兒呢？」老人問道，瞧着瑪達林娜。
「不要着急，他去預備去了。」女孩微笑着回答。
「那就行啦，那就行啦！」然後轉身向着那兩個波蘭人，「你們不知道羅尼亞很健康的呢。你得聽聽他。羅尼亞，你一定要再說一回

呀。」
老妻拿着酒和肉來了。她把肉放在她的孩子面前，酒放在年紀大一點的人面前。他們就開始談話了。但是羅尼亞的聲音在夏天的寂靜中悲哀地迴響着。於是他們飲酒祝羅尼亞的健康，祝他們每位的健康。
「到波蘭去呀！」羅尼亞激動地喊道，用拳頭打着桌子。於是他們開始說了：
「你們相信受人踐踏的人民是怎樣地怨和煩躁嗎？不久狂風大雨就要起來了，牠要推翻牢獄的土牆，自由的歌調要呼響穿過我們的祖國！啊，你們不知道那邊的痛楚與苦辛罷！飄泊與荒涼！柯西亞斯哥一死，到處都是流民與廢墟了！母親呀，」羅尼亞喊道，身子轉向老太太，「把那上面的匣子給我罷，我要給你們唱一點歌呢。」
說這些話，他的眼睛都變黑了，向空地望着。老人們望着他，都非常感動，他們的頭垂到胸膛上，一句話都不說。靜靜地躺在這老屋裏，花園裏充滿了和平的空氣。火熱的落日，戴着火紅的雲彩的冠冕，浸沉入了樹林的綠海。金色的光線滲透進了古老的走廊，閃爍在羅尼亞的頭髮上。
他的母親把匣子遞給他。
「唔，」年青人說道，「我要用我的月琴給你們唱點歌呢。我要歌唱我的悲愁。」
於是，在他的指頭之下，琴絃像夢中醒覺似的喃喃着。羅尼亞向前彎着身子，開始唱起來，老人們毫無動靜地圍着他。
悲哀的調子響着，響着老屋的靜謐，調子柔和而悲哀像一些遠隔的心傷的呼號，調子與哀怨俱深，歌曲鳴咽着升起來穿過清朗的

落日，彷彿有些過路的鳥兒的翻飛。
在老人們的靈魂中，像暴風雨似的起了過去的哀愁的呼號。歌聲悲慘地響着，他們在靜靜地聽着，一如置身於悲哀的夢中，為他們祖國而死的他們的辛酸的淚。他們似乎看見柯西亞斯哥，揮扎地消滅着，蓋着鮮血，拿一把刀在手裏裏着。
波蘭的末日！波蘭沒有了！到處都是荒蕪，四境都是死亡；悲哀的呼號起來了，孩子們都被分割了離開他們的不快的祖國漂泊身死在異土！
絃線滾起了大浪，充滿了悲愁，穿過清朗的落日。慢慢地，慢慢地，曲調減弱了好像因悲哀而疲乏了似的直到最後的絃索和地完結，宛如一個遙遠的顫動，終於於死亡般的靜謐之中。
聽衆都好像變成石頭了。羅尼亞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他的眼睛，充滿了痛苦，轉向火紅的落日。他的下頰顫動着；他的心裏貯滿了辛酸的回憶。老人輩地坐着，像些受傷的動物，他們的頭垂到他們的胸前；老母親柔和地哭，歎息着，她的眼睛落在她的羅尼亞的身上。當年年青人轉瞬着眼睛的時候，他看見了瑪達林娜的藍眼裏的兩朵光明的眼淚；在深深的靜寂之中，他自己的眼睛注視入了女孩的眼裡，最後的紅紅的日光從樹林消失了。(完)

Michael Sadoveanu (1879—1946) 為短篇小說多產的作家之一。印行小說不少，最後一集為 A Mill on the Street 出版於一九二五年。此集為批評家所讚賞，其中許多活潑的鄉村畫面與巧妙之描寫。「飄泊的人們」係 Lucy King 所譯，見一九二一年 John Lane 出版之羅尼亞小說集中。

斗方夜譚
七
在開章第二回就說了我喜歡住大房子，那是的確的，——我幾時搬過嗎？然而有一回同「吾家」君在午門外走路，我忽而得意極了，趕緊掉身向他道：「別的事情我都不想做，到了今日之我，如果讓我做皇帝，把我一個人關在這個城牆裏頭，我真有點喜歡。」把他那一個笑臉說得哈哈笑，我則立地已經返老還童，簡直是安徒生手下的孩子，「你不要打我！」他拍我一肩也。當下我覺得我豐富得很，在天下沒有皇帝之日，且將團圓共徘徊，我真什麼也不要了。從前我還想遇見狐仙，現在這個也不想。然而暗暗的又好像在那裏愛玩兩件東西，大概又想——「像！」（齊天大聖到此一遊，法官注意！）從前歷史博物館，看見有寶劍一口，逛故宮東路看見戲子一副，那真是古而不老之物，小子不禁如臨深淵焉。到今年，這兩個地方先後我又各去了一趟，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然而看來看去，「我的東西」好像真個沒有了，這倒「奇矣！」因此街談巷議關於「古物」的消息，我也落了耳旁聽，看是不是真有什麼丟了，那我也可以有詩為證也。

昔者朱彝尊不能不填幾首詞兒，而曰：「我不想吃鹽的那一塊冷豬肉。」當初我以為不過是文人的聰明話，自然也有他的風趣，既自取消消爾爾的主義之空氣大體以後，我乃對於前朝這一位詞人的話，頗有所得。

「羅尼亞，羅尼亞！」老婦人哭着說道，「你曉得多麼美麗啊。」
「我們的羅尼亞真美麗呢，」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悲慘地說，「真美麗啊，但是他給我們帶了悲慘的消息來了。」
在這老人的靈魂裏舊日的熱望和悲苦的消息又開始移動起來了。在門樓上瑪達林娜驚惶地站着，戰戰兢兢，當她望着羅尼亞的時候，忽然兩個老人從門走進來。一個有厚的斑白的頭髮，那一個是一部裏面閃耀着銀絲的長髮。
「哦，」老沙維基喊道，「巴其維基來了，魯斯柯斯也來了。」
他們的羅尼亞來了！他在這兒呢！
「我們知道，」魯斯柯斯尊敬地說道，我們曉得他來了。」
「是的，是的，我們曉得他來了。」巴其維基喃喃道。
兩位都走近來，很親熱地握住羅尼亞的手。
「你好啊，歡迎你！現在在鎮上所有的波蘭人都聚在一起。」魯斯柯斯說道。
「什麼？」羅尼亞問，「就剩下這幾個個人了嗎？」
「別的人都故去了。」老沙維基悲哀地說。
「是的，他們都故去了，」巴其維基喃喃道，用手指撫弄他的面頰。
他們大家沉默了一個時間。
「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說道，「去拿瓶酒來，還拿點什麼吃的東西來罷，或者羅尼亞是餓了。但是在那兒呀？安娜在那兒呢？」老人問道，瞧着瑪達林娜。
「不要着急，他去預備去了。」女孩微笑着回答。
「那就行啦，那就行啦！」然後轉身向着那兩個波蘭人，「你們不知道羅尼亞很健康的呢。你得聽聽他。羅尼亞，你一定要再說一回

呀。」
老妻拿着酒和肉來了。她把肉放在她的孩子面前，酒放在年紀大一點的人面前。他們就開始談話了。但是羅尼亞的聲音在夏天的寂靜中悲哀地迴響着。於是他們飲酒祝羅尼亞的健康，祝他們每位的健康。
「到波蘭去呀！」羅尼亞激動地喊道，用拳頭打着桌子。於是他們開始說了：
「你們相信受人踐踏的人民是怎樣地怨和煩躁嗎？不久狂風大雨就要起來了，牠要推翻牢獄的土牆，自由的歌調要呼響穿過我們的祖國！啊，你們不知道那邊的痛楚與苦辛罷！飄泊與荒涼！柯西亞斯哥一死，到處都是流民與廢墟了！母親呀，」羅尼亞喊道，身子轉向老太太，「把那上面的匣子給我罷，我要給你們唱一點歌呢。」
說這些話，他的眼睛都變黑了，向空地望着。老人們望着他，都非常感動，他們的頭垂到胸膛上，一句話都不說。靜靜地躺在這老屋裏，花園裏充滿了和平的空氣。火熱的落日，戴着火紅的雲彩的冠冕，浸沉入了樹林的綠海。金色的光線滲透進了古老的走廊，閃爍在羅尼亞的頭髮上。
他的母親把匣子遞給他。
「唔，」年青人說道，「我要用我的月琴給你們唱點歌呢。我要歌唱我的悲愁。」
於是，在他的指頭之下，琴絃像夢中醒覺似的喃喃着。羅尼亞向前彎着身子，開始唱起來，老人們毫無動靜地圍着他。
悲哀的調子響着，響着老屋的靜謐，調子柔和而悲哀像一些遠隔的心傷的呼號，調子與哀怨俱深，歌曲鳴咽着升起來穿過清朗的

落日，彷彿有些過路的鳥兒的翻飛。
在老人們的靈魂中，像暴風雨似的起了過去的哀愁的呼號。歌聲悲慘地響着，他們在靜靜地聽着，一如置身於悲哀的夢中，為他們祖國而死的他們的辛酸的淚。他們似乎看見柯西亞斯哥，揮扎地消滅着，蓋着鮮血，拿一把刀在手裏裏着。
波蘭的末日！波蘭沒有了！到處都是荒蕪，四境都是死亡；悲哀的呼號起來了，孩子們都被分割了離開他們的不快的祖國漂泊身死在異土！
絃線滾起了大浪，充滿了悲愁，穿過清朗的落日。慢慢地，慢慢地，曲調減弱了好像因悲哀而疲乏了似的直到最後的絃索和地完結，宛如一個遙遠的顫動，終於於死亡般的靜謐之中。
聽衆都好像變成石頭了。羅尼亞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他的眼睛，充滿了痛苦，轉向火紅的落日。他的下頰顫動着；他的心裏貯滿了辛酸的回憶。老人輩地坐着，像些受傷的動物，他們的頭垂到他們的胸前；老母親柔和地哭，歎息着，她的眼睛落在她的羅尼亞的身上。當年年青人轉瞬着眼睛的時候，他看見了瑪達林娜的藍眼裏的兩朵光明的眼淚；在深深的靜寂之中，他自己的眼睛注視入了女孩的眼裡，最後的紅紅的日光從樹林消失了。(完)

Michael Sadoveanu (1879—1946) 為短篇小說多產的作家之一。印行小說不少，最後一集為 A Mill on the Street 出版於一九二五年。此集為批評家所讚賞，其中許多活潑的鄉村畫面與巧妙之描寫。「飄泊的人們」係 Lucy King 所譯，見一九二一年 John Lane 出版之羅尼亞小說集中。

華北日報副刊

三

華北日報副刊

四

落日，彷彿有些過路的鳥兒的翻飛。
在老人們的靈魂中，像暴風雨似的起了過去的哀愁的呼號。歌聲悲慘地響着，他們在靜靜地聽着，一如置身於悲哀的夢中，為他們祖國而死的他們的辛酸的淚。他們似乎看見柯西亞斯哥，揮扎地消滅着，蓋着鮮血，拿一把刀在手裏裏着。
波蘭的末日！波蘭沒有了！到處都是荒蕪，四境都是死亡；悲哀的呼號起來了，孩子們都被分割了離開他們的不快的祖國漂泊身死在異土！
絃線滾起了大浪，充滿了悲愁，穿過清朗的落日。慢慢地，慢慢地，曲調減弱了好像因悲哀而疲乏了似的直到最後的絃索和地完結，宛如一個遙遠的顫動，終於於死亡般的靜謐之中。
聽衆都好像變成石頭了。羅尼亞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他的眼睛，充滿了痛苦，轉向火紅的落日。他的下頰顫動着；他的心裏貯滿了辛酸的回憶。老人輩地坐着，像些受傷的動物，他們的頭垂到他們的胸前；老母親柔和地哭，歎息着，她的眼睛落在她的羅尼亞的身上。當年年青人轉瞬着眼睛的時候，他看見了瑪達林娜的藍眼裏的兩朵光明的眼淚；在深深的靜寂之中，他自己的眼睛注視入了女孩的眼裡，最後的紅紅的日光從樹林消失了。(完)

Michael Sadoveanu (1879—1946) 為短篇小說多產的作家之一。印行小說不少，最後一集為 A Mill on the Street 出版於一九二五年。此集為批評家所讚賞，其中許多活潑的鄉村畫面與巧妙之描寫。「飄泊的人們」係 Lucy King 所譯，見一九二一年 John Lane 出版之羅尼亞小說集中。

斗方夜譚
八
昔者朱彝尊不能不填幾首詞兒，而曰：「我不想吃鹽的那一塊冷豬肉。」當初我以為不過是文人的聰明話，自然也有他的風趣，既自取消消爾爾的主義之空氣大體以後，我乃對於前朝這一位詞人的話，頗有所得。

「羅尼亞，羅尼亞！」老婦人哭着說道，「你曉得多麼美麗啊。」
「我們的羅尼亞真美麗呢，」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悲慘地說，「真美麗啊，但是他給我們帶了悲慘的消息來了。」
在這老人的靈魂裏舊日的熱望和悲苦的消息又開始移動起來了。在門樓上瑪達林娜驚惶地站着，戰戰兢兢，當她望着羅尼亞的時候，忽然兩個老人從門走進來。一個有厚的斑白的頭髮，那一個是一部裏面閃耀着銀絲的長髮。
「哦，」老沙維基喊道，「巴其維基來了，魯斯柯斯也來了。」
他們的羅尼亞來了！他在這兒呢！
「我們知道，」魯斯柯斯尊敬地說道，我們曉得他來了。」
「是的，是的，我們曉得他來了。」巴其維基喃喃道。
兩位都走近來，很親熱地握住羅尼亞的手。
「你好啊，歡迎你！現在在鎮上所有的波蘭人都聚在一起。」魯斯柯斯說道。
「什麼？」羅尼亞問，「就剩下這幾個個人了嗎？」
「別的人都故去了。」老沙維基悲哀地說。
「是的，他們都故去了，」巴其維基喃喃道，用手指撫弄他的面頰。
他們大家沉默了一個時間。
「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說道，「去拿瓶酒來，還拿點什麼吃的東西來罷，或者羅尼亞是餓了。但是在那兒呀？安娜在那兒呢？」老人問道，瞧着瑪達林娜。
「不要着急，他去預備去了。」女孩微笑着回答。
「那就行啦，那就行啦！」然後轉身向着那兩個波蘭人，「你們不知道羅尼亞很健康的呢。你得聽聽他。羅尼亞，你一定要再說一回

呀。」
老妻拿着酒和肉來了。她把肉放在她的孩子面前，酒放在年紀大一點的人面前。他們就開始談話了。但是羅尼亞的聲音在夏天的寂靜中悲哀地迴響着。於是他們飲酒祝羅尼亞的健康，祝他們每位的健康。
「到波蘭去呀！」羅尼亞激動地喊道，用拳頭打着桌子。於是他們開始說了：
「你們相信受人踐踏的人民是怎樣地怨和煩躁嗎？不久狂風大雨就要起來了，牠要推翻牢獄的土牆，自由的歌調要呼響穿過我們的祖國！啊，你們不知道那邊的痛楚與苦辛罷！飄泊與荒涼！柯西亞斯哥一死，到處都是流民與廢墟了！母親呀，」羅尼亞喊道，身子轉向老太太，「把那上面的匣子給我罷，我要給你們唱一點歌呢。」
說這些話，他的眼睛都變黑了，向空地望着。老人們望着他，都非常感動，他們的頭垂到胸膛上，一句話都不說。靜靜地躺在這老屋裏，花園裏充滿了和平的空氣。火熱的落日，戴着火紅的雲彩的冠冕，浸沉入了樹林的綠海。金色的光線滲透進了古老的走廊，閃爍在羅尼亞的頭髮上。
他的母親把匣子遞給他。
「唔，」年青人說道，「我要用我的月琴給你們唱點歌呢。我要歌唱我的悲愁。」
於是，在他的指頭之下，琴絃像夢中醒覺似的喃喃着。羅尼亞向前彎着身子，開始唱起來，老人們毫無動靜地圍着他。
悲哀的調子響着，響着老屋的靜謐，調子柔和而悲哀像一些遠隔的心傷的呼號，調子與哀怨俱深，歌曲鳴咽着升起來穿過清朗的

落日，彷彿有些過路的鳥兒的翻飛。
在老人們的靈魂中，像暴風雨似的起了過去的哀愁的呼號。歌聲悲慘地響着，他們在靜靜地聽着，一如置身於悲哀的夢中，為他們祖國而死的他們的辛酸的淚。他們似乎看見柯西亞斯哥，揮扎地消滅着，蓋着鮮血，拿一把刀在手裏裏着。
波蘭的末日！波蘭沒有了！到處都是荒蕪，四境都是死亡；悲哀的呼號起來了，孩子們都被分割了離開他們的不快的祖國漂泊身死在異土！
絃線滾起了大浪，充滿了悲愁，穿過清朗的落日。慢慢地，慢慢地，曲調減弱了好像因悲哀而疲乏了似的直到最後的絃索和地完結，宛如一個遙遠的顫動，終於於死亡般的靜謐之中。
聽衆都好像變成石頭了。羅尼亞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他的眼睛，充滿了痛苦，轉向火紅的落日。他的下頰顫動着；他的心裏貯滿了辛酸的回憶。老人輩地坐着，像些受傷的動物，他們的頭垂到他們的胸前；老母親柔和地哭，歎息着，她的眼睛落在她的羅尼亞的身上。當年年青人轉瞬着眼睛的時候，他看見了瑪達林娜的藍眼裏的兩朵光明的眼淚；在深深的靜寂之中，他自己的眼睛注視入了女孩的眼裡，最後的紅紅的日光從樹林消失了。(完)

Michael Sadoveanu (1879—1946) 為短篇小說多產的作家之一。印行小說不少，最後一集為 A Mill on the Street 出版於一九二五年。此集為批評家所讚賞，其中許多活潑的鄉村畫面與巧妙之描寫。「飄泊的人們」係 Lucy King 所譯，見一九二一年 John Lane 出版之羅尼亞小說集中。

斗方夜譚
八
昔者朱彝尊不能不填幾首詞兒，而曰：「我不想吃鹽的那一塊冷豬肉。」當初我以為不過是文人的聰明話，自然也有他的風趣，既自取消消爾爾的主義之空氣大體以後，我乃對於前朝這一位詞人的話，頗有所得。

「羅尼亞，羅尼亞！」老婦人哭着說道，「你曉得多麼美麗啊。」
「我們的羅尼亞真美麗呢，」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悲慘地說，「真美麗啊，但是他給我們帶了悲慘的消息來了。」
在這老人的靈魂裏舊日的熱望和悲苦的消息又開始移動起來了。在門樓上瑪達林娜驚惶地站着，戰戰兢兢，當她望着羅尼亞的時候，忽然兩個老人從門走進來。一個有厚的斑白的頭髮，那一個是一部裏面閃耀着銀絲的長髮。
「哦，」老沙維基喊道，「巴其維基來了，魯斯柯斯也來了。」
他們的羅尼亞來了！他在這兒呢！
「我們知道，」魯斯柯斯尊敬地說道，我們曉得他來了。」
「是的，是的，我們曉得他來了。」巴其維基喃喃道。
兩位都走近來，很親熱地握住羅尼亞的手。
「你好啊，歡迎你！現在在鎮上所有的波蘭人都聚在一起。」魯斯柯斯說道。
「什麼？」羅尼亞問，「就剩下這幾個個人了嗎？」
「別的人都故去了。」老沙維基悲哀地說。
「是的，他們都故去了，」巴其維基喃喃道，用手指撫弄他的面頰。
他們大家沉默了一個時間。
「老太太，」傳納德爾·沙維基說道，「去拿瓶酒來，還拿點什麼吃的東西來罷，或者羅尼亞是餓了。但是在那兒呀？安娜在那兒呢？」老人問道，瞧着瑪達林娜。
「不要着急，他去預備去了。」女孩微笑着回答。
「那就行啦，那就行啦！」然後轉身向着那兩個波蘭人，「你們不知道羅尼亞很健康的呢。你得聽聽他。羅尼亞，你一定要再說一回

呀。」
老妻拿着酒和肉來了。她把肉放在她的孩子面前，酒放在年紀大一點的人面前。他們就開始談話了。但是羅尼亞的聲音在夏天的寂靜中悲哀地迴響着。於是他們飲酒祝羅尼亞的健康，祝他們每位的健康。
「到波蘭去呀！」羅尼亞激動地喊道，用拳頭打着桌子。於是他們開始說了：
「你們相信受人踐踏的人民是怎樣地怨和煩躁嗎？不久狂風大雨就要起來了，牠要推翻牢獄的土牆，自由的歌調要呼響穿過我們的祖國！啊，你們不知道那邊的痛楚與苦辛罷！飄泊與荒涼！柯西亞斯哥一死，到處都是流民與廢墟了！母親呀，」羅尼亞喊道，身子轉向老太太，「把那上面的匣子給我罷，我要給你們唱一點歌呢。」
說這些話，他的眼睛都變黑了，向空地望着。老人們望着他，都非常感動，他們的頭垂到胸膛上，一句話都不說。靜靜地躺在這老屋裏，花園裏充滿了和平的空氣。火熱的落日，戴着火紅的雲彩的冠冕，浸沉入了樹林的綠海。金色的光線滲透進了古老的走廊，閃爍在羅尼亞的頭髮上。
他的母親把匣子遞給他。
「唔，」年青人說道，「我要用我的月琴給你們唱點歌呢。我要歌唱我的悲愁。」
於是，在他的指頭之下，琴絃像夢中醒覺似的喃喃着。羅尼亞向前彎着身子，開始唱起來，老人們毫無動靜地圍着他。
悲哀的調子響着，響着老屋的靜謐，調子柔和而悲哀像一些遠隔的心傷的呼號，調子與哀怨俱深，歌曲鳴咽着升起來穿過清朗的

落日，彷彿有些過路的鳥兒的翻飛。
在老人們的靈魂中，像暴風雨似的起了過去的哀愁的呼號。歌聲悲慘地響着，他們在靜靜地聽着，一如置身於悲哀的夢中，為他們祖國而死的他們的辛酸的淚。他們似乎看見柯西亞斯哥，揮扎地消滅着，蓋着鮮血，拿一把刀在手裏裏着。
波蘭的末日！波蘭沒有了！到處都是荒蕪，四境都是死亡；悲哀的呼號起來了，孩子們都被分割了離開他們的不快的祖國漂泊身死在異土！
絃線滾起了大浪，充滿了悲愁，穿過清朗的落日。慢慢地，慢慢地，曲調減弱了好像因悲哀而疲乏了似的直到最後的絃索和地完結，宛如一個遙遠的顫動，終於於死亡般的靜謐之中。
聽衆都好像變成石頭了。羅尼亞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他的眼睛，充滿了痛苦，轉向火紅的落日。他的下頰顫動着；他的心裏貯滿了辛酸的回憶。老人輩地坐着，像些受傷的動物，他們的頭垂到他們的胸前；老母親柔和地哭，歎息着，她的眼睛落在她的羅尼亞的身上。當年年青人轉瞬着眼睛的時候，他看見了瑪達林娜的藍眼裏的兩朵光明的眼淚；在深深的靜寂之中，他自己的眼睛注視入了女孩的眼裡，最後的紅紅的日光從樹林消失了。(完)

Michael Sadoveanu (1879—1946) 為短篇小說多產的作家之一。印行小說不少，最後一集為 A Mill on the Street 出版於一九二五年。此集為批評家所讚賞，其中許多活潑的鄉村畫面與巧妙之描寫。「飄泊的人們」係 Lucy King 所譯，見一九二一年 John Lane 出版之羅尼亞小說集中。

斗方夜譚
八
昔者朱彝尊不能不填幾首詞兒，而曰：「我不想吃鹽的那一塊冷豬肉。」當初我以為不過是文人的聰明話，自然也有他的風趣，既自取消消爾爾的主義之空氣大體以後，我乃對於前朝這一位詞人的話，頗有所得。

兒童週刊

錢復充年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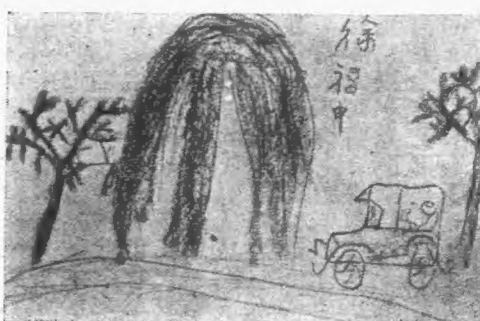


汪夢珍

期三第
年九十國民華中
日六十二月二十
(五期星)

耗子 廖增祺(五甲,年十二歲)

我家裏是向來沒有耗子的，這幾天居然也鬧開了。耗子，把我家地下，幾處裏的掛鈞都吃光了，有好多他吃多少。一天我在屋裏看書，那耗子在後屋吱吱的叫，我想這又是耗子作怪，就把燈籠拉出



徐福申 級年一

華北日報兒童週刊

在黑的匣子裏，又不透空氣，多難過呵！二姐，我們都在光明的世界上玩，你在匣子裏呵！二姐，你能從黑匣裏逃出來嗎？世界上來嗎？二姐，你永不回來嗎？二姐，你病時對着媽媽說，『我病重了。』

二姐的一週年 (三乙,八歲)

耗子 廖增祺(五甲,年十二歲)
二姐的一週年 周豐三
屋上的羣貓 馬理(四甲,十歲)
學友 孫幼禮(六乙,十一歲)
南京的印象 彭毓泰(五乙,十一歲)



楊述鐸 級年三

華北日報兒童週刊

屋上的羣貓 馬理(四甲,十歲)

「冬裝」 朱必宜(三年級)



「跳繩」 吳汝賢(三年級)



他又看見一個小的貓，他的身上是黃白色的

，他叫的聲音是：『哇！哇！』叫的不好聽，所以我們就叫他『好難聽』。又有一天，我們又看見一隻貓，他的眼睛很尖，我們就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尖利眼』。有一回我看見這隻貓和尖利眼還有好幾隻貓在那裏咬呢，不是他咬你，就是你咬他。

學友 孫幼禮(六乙,十一歲)



王時霖 級年四

我們從前住在東板橋的時候，時常看見屋上有許多貓在那裏吵嘴，我們有一回和哥哥看見一隻很矮的老貓，他嘴裏叫着：『唉！唉！』我們看見了，就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做『矮貓』。過了幾天我們又看見一個小的貓，他的身上是黃白色的

南京的印象 (五乙,十一歲) 彭毓泰

二

華北日報兒童週刊

跟着媽媽到南京去。雖然天氣是這樣的寒冷，並且耽誤了我的功課，可是從這次短期的旅行中，我看得見許多事物和美麗的景色，也未必不是一件欣幸的事吧？當我昨天回到家中的時候，在溫暖的爐邊，我和姐姐談出我這次旅行所見，那經過的一切，都分明出現在我的眼前。



李玉端

！媽媽就在山下，買了些東西給我，好像是一個紀念的意義。一會車開了，一切都看不見了，只有泰山的後影，還在我的眼前。天色慢慢的晚了，我也就睡覺了。

小鳥 沈崇建(二乙,七歲)



潘 灝

華北日報兒童週刊

滑冰 汪珠鳳(三甲,十二歲)



張適芝 級年四

從前我住在海參崴，那時正是冬天，冷得地上都結滿了冰，窗戶上的水汽結成像山水樹木和花草一樣，各種風景，使人看了，心神都醉了。我們穿了皮衣，同了鄰居的幾個俄國女孩，拿了滑冰的鞋子，到院子裏去滑冰。滑得正有意思的時候，我就被一塊大石頭一絆，滑了一個跟頭，我哭起來，母親出來說：『誰在那裏哭呢？』她們都說是我，母親見我倒在地，抱我回到房裏去了。從此以後，母親再也不讓我滑冰了。

冬天的洋車夫 孟明(二甲,十歲)

一個冬天的晚上，天氣很冷，大風呼呼的刮着。我去買東西，看見一個車夫，穿着單衣，拉着一輛破車，慢慢的走來。他的手凍得像蘿蔔那樣紅。手指快要掉下來了，手背上還流着些血。我看見了，心想，真可憐啊！我買了東西，回到家裏，對我母親說：『看見一個車夫，他的手凍得快要掉下來了。』我的母親正要到門口去買東西。他也看見這可憐的洋車夫了。母親就叫我到廚房裏，拿了一個饅頭，給他吃。他喜歡得不得了。還說：『謝謝太太！』

姑姑的消息 孫德芳(四年級乙,年九歲)

那天我放學回家，跑到屋裏，看見姐姐已經回來了，吃了午飯，就看見老媽臉都吓得不成人色了，慌慌張張的說：『姑姑太不成啦！』母親也忙著說：『我們去看看他吧！』我們八個人——母親，德芳的母親，二姐，三姐，四姐，德厚，許姐姐和我，到了那裏，姑姑已經穿上壽衣，和他們同住的盛先生，拿了一個小銅鏡，穿上一根線，掛在姑



李玉端 三年級時製

四

